

佛洛伊德系列

Contemporary Freud
Turning Points & Critical Issues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



On Freud's:
Creative Writers and Day-Dreaming

論佛洛伊德的 「創造性作家 與白日夢」

Edited by Ethel Spector Person, Peter Fonagy, Sérvulo Augusto Figueira
For the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Association

宋卓琦◎校閱

張秀玲 陳彥蓉 呂思姍 范鈞傑◎譯

佛洛伊德系列

Contemporary Freud
Turning Points & Critical Issues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



On Freud's:
Creative Writers and Day-Dreaming

論佛洛伊德的 「創造性作家 與白日夢」

Edited by Ethel Spector Person, Peter Fonagy, Sérgio Augusto Figueira
For the International Psychoana

宋卓琦◎校閱

張秀玲 陳彥蓉 呂思嫻 范鈞傑◎譯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論佛洛伊德的「創造性作家與白日夢」 / Ethel Spector Person, Peter Fonagy, Sérgio Augusto Figueira 著；呂思嫻等譯。--1版--。--臺北市：五南，2010.08

面：公分。

譯自：On Freud's Creative writers and day-dreaming*
ISBN 978-957-11-6042-9 (平裝)

1. 佛洛伊德(Freud, Sigmund, 1856-1939) 2. 學術思想 3. 精神分析學 4. 創造性思考 5. 白日夢
175.7 99012689



1BWG

論佛洛伊德的「創造性作家與白日夢」

主 編 — Ethel Spector Person, Peter Fonagy, Sérgio Augusto Figueira

校 閱 者 — 宋卓琦

譯 者 — 張秀玲 陳彥蓉 呂思嫻(75.7) 范鈞傑

發 行 人 — 楊榮川

總 編 輯 — 龐君豪

主 編 — 陳念祖

責任編輯 — 李敏華

封面設計 — 哲次設計

出 版 者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10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339號4樓

電 話：(02)2705-5066 傳 真：(02)2706-6100

網 址：<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wunan@wunan.com.tw

劃撥帳號：01068953

戶 名：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駐區辦公室/台中市區中山路6號

電 話：(04)2223-0891 傳 真：(04)2223-3549

高雄市駐區辦公室/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90號

電 話：(07)2358-702 傳 真：(07)2350-236

法律顧問 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 張澤平律師

出版日期 2010年8月初版一刷

定 價 新臺幣400元

序 言

我們很高興出版 IPA 一系列的專業論文輯的第四冊《當代佛洛伊德：關鍵時刻和重要議題（*Contemporary Freud: Turning Points and Critical Issues*）》。這一系列的論文能夠促使精神分析範疇中不同領域間概念的交流。對於那些已出版於拉丁美洲、歐洲或是美洲的創造性和原創性作品，因為未被轉譯為其他語言的形式，使得它並未被使用其他語言的同好所熟悉。因此，不同領域中所交織孕育的意念，仍存在著隔閡。為了克服這方面的問題，至少在某一部分，在這一系列論文的每一冊是有規劃地呈現，來自不同國家或語言團體中重要學者和理論家的顯要觀點。為了落實這目標，每一冊都以或即將以 IPA 四種官方語言（英文、德文、法文和西班牙文）來出版。此外，這一系列的論文輯正在以義大利文來出版。

每一冊都是以相同的格式來編輯。每一本的著作是以佛洛伊德的經典文本作為開頭，稍後傑出的精神分析學者和理論家會針對這篇文章作討論。每一位作者都需摘述這篇論文的重要和深遠的貢獻、澄清不明確的概念，以及最重要的是建構出論文文本中的主要概念和當代議題的發展路線。每一個評論者都被要求以他所慣用的教學型態，去完成此艱鉅任務。

我們對於先前論文輯已成為世界上有用的教育輔佐，感到高興。我們希望每一位讀者都能夠投入去思考被提及的議題，並且與每一位傑出的作者有內在對話。

就如同往常一樣，文章和作者的選取通常是來自於 IPA 組織中出版委員會，參考龐大諮詢委員會的建議和 IPA 主席

(目前是 R. Horacio Etchegoyen) 的意見。出版委員十分感激諮詢委員會所提供的意見；沒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會員協助，我們無法統籌規劃此本書的成形。這些作者都是首選的人才，就如同我所想的，你們都會同意的。

IPA 行政主管 Valerie Tufnell 以及 IPA 出版管理員 Janice Ahmed 留心許多有關統籌國際出版的細節事務，並以不變的耐心和善意協助我們處理困難。同時也向 Dr. Person 的行政助理—— Linda Dagnell 致意，因為協助追手稿和盯截止日。從編書開始，如同所預期的，Gladys Topkis 是一位有熱誠、樂於奉獻和有靈感的編輯者。她和她的助理，非常有品味、機智，勤勉地將本冊書籍完成。

Ethel Spector Person

Peter Fonagy

Sérvulo Augusto Figueira

前 言

佛洛伊德的文章〈創造性作家與白日夢〉，於 1907 年，對大約 90 名知識份子做第一次發表。誠如 Marcos Aguinis 所告訴我們的，佛洛伊德使幻想成為對當時制式陳腐學術界，所投下的第四波巨大衝擊，而前三者則分別是他對夢、失誤（parapraxes）及笑話的研究。這篇文章，正處於精神分析的兩大主流——幻想和應用精神分析的分界點。就某方面而言，它揭露白日夢的起源，以及白日夢與兒童遊戲間關係。另一方面，這是佛洛伊德對創作歷程的最直接揭露。然而，這篇文章對白日夢比作家有較多的探討。就如同佛洛伊德所言，「雖然我將作家置於文章標題的第一位，但是必須讓大眾瞭解的是，我對於作家的著墨遠遠比書寫幻想的內容還要少。」

在文章的開頭，佛洛伊德著手於一般人與作家間一些相關聯的因子。他認為「每個兒童在遊戲過程中，他們的行為表現就像個作家。在遊戲中，他們創造了屬於他們自己的世界」（文本第 143 頁）。對於遊戲中的兒童和作家而言，他們皆投入於幻想、一種想像能力的展現，他們非常認真地展現他們的活動，以及他們皆能區分他們源於想像的創作與現實。他們之間的區別僅只於，兒童於遊戲中，「把想像中的客體與情境與現實世界中有形、看得見的事物與以聯結」（文本第 144 頁），例如兒童在幻想中騁馳賽車，所以使用椅子成為假裝的汽車。

然而，在兒童的發展過程中，兒童終究會停止遊戲，轉為幻想的形式——白日夢或在空中的城堡。就如同佛洛伊德所

指出，「我們不可能放棄任何事情；我們僅能將某事物和另一事物間作轉換」（文本第 145 頁）。幻想能補足在放棄遊戲所失落的愉悅感——幽默有時也會像幻想有相同的作用。成人並不像兒童對於遊戲是開放的，會因羞恥而將幻想保留於個人本身。由於病人對我們所作的揭露，使我們對幻想能有所瞭解。

從佛洛伊德與其病人的經驗，他認為「一個快樂的人是從來不會去幻想，只有那些未獲得滿足的人才會。幻想的動力來源，乃是未獲得滿足的願望，每一個幻想都是每一個願望的實現，都是對於令人不能滿足的現實之修正」（文本第 146 頁）。就幻想的內容而言，佛洛伊德認為性的願望在女性身上盤據重要地位；在男性身上，自我的、野心的願望結合在一起，並與性願望並駕齊驅。佛洛伊德舉出一個很好的例子——家庭浪漫史（*family romance*）的衍生事物，但不是如此標明的。當一個窮困的孤兒取得可能會讓他得到工作的雇主地址，在他去拜訪雇主的路上，他可能沈溺白日夢中：他得到一份工作、他深受新雇主所器重、在職場中他是無可取代的、被雇主的家庭所接納、進而與雇主家中年輕貌美的女孩結婚、隨後他便成為這家企業的主管、由最初是他岳父的合夥人，然後變成是繼承人。（事實上，從現在我們可以瞭解到，佛洛伊德對於不同性別二分式地歸納幻想內容並不成功。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 *Moisés Lemlij* 的章節中，這個幻想若是浮現在秘魯的孤兒內心將是如何表現；很快地可注意到在某些白日夢的內容，亦呈現出文化特性。）

就如同佛洛伊德指出，在孤兒的幻想，白日夢者可以重獲早期童年所擁有的快樂感受。因此，白日夢「會利用一個現時所出現的場合，以過去的經驗作為基礎，去建構出一個未來的景象。」（文本第 148 頁）。佛洛伊德指出，幻想與時

間關聯是非常重要的。幻想會因此時此刻所發生的狀況所誘發，並記起願望被滿足的經驗。同時，「創造一個與未來相關的情境，代表願望的實現」（文本第 147 頁）。此時，佛洛伊德呈現一個模式，幻想並不僅是替代品，同時提供對未來真實生活的可能適應基模（Robert Emde 在他的章節中所表明的立場）。

佛洛伊德間接地指出幻想在精神官能症和精神病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討論他們與夢的關係。他確信語言呈現出夜間夢與白日夢間密切關係。對我們而言，夢的意義是較為模糊的，因為顯夢所呈現的想像性滿足是來自於會令我們感覺到羞赧的願望，而這樣會令人羞赧的願望隨即被潛抑。夜間夢和白日夢「都是以相同方式」的願望滿足（文本第 149 頁）。這樣的洞察預示了佛洛伊德思考的轉變——在他的晚期工作——朝向潛意識幻想的本質和來源。

接著是作家的討論，佛洛伊德選擇專注於浪漫小說家這類型。雖然小說與白日夢是截然不同的，但是佛洛伊德相信在白日夢和藝術作品間可找出其過渡性質。小說主角被塑造為不會受傷的英雄——各種唯我獨尊的自我——就如同白日夢的主角。所以，小說的發展過程就如同幻想的形成。佛洛伊德認為，就作家而言，「從作家此時的強烈經驗所喚起的早期記憶（通常是來自孩童時代），現在產生一個期望尋求在創作過程中被滿足。這作品本身展現了此時的誘發事件和早年記憶等因素」（文本第 151 頁）。佛洛伊德也熱切地以精神分析觀點來看待美學，疑問讀者從小說中所得快樂感受的來源。另一方面，佛洛伊德對於後續精神分析關於文化議題提出較深遠重大的觀點：「神話極可能是……整個族群的願望幻想的扭曲遺跡，是早期人類的**永久夢想**（*secular dreams*）」（文本第 152

頁)。

〈創造性作家與白日夢〉是佛洛伊德早期的作品之一，這篇文章所書寫的時間是正值其概念尚未完全成形的時候——例如，結構理論（**structural theory**）尚未完整地成形；然而，在這篇僅有十七頁的文章仍呈現出顯著豐富的見解。其兩個主題——幻想和創造力——在精神分析式思考下，已經經歷過許多的修正，包含佛洛伊德本身作品的演變，在此處我僅能以最概略的方式來陳述。

佛洛伊德於1900年在「**夢的解析**」中闡釋心智的地形學（**topographical**）模式，該模式亦建構深度心理學。在此模式中，潛意識幻想大多藉由白日夢曾浮現於意識層面，但是又藉由潛抑而潛意識化。雖然諸如此類的幻想原初是被兒童期所接受，但是由於它們會引發衝突而隨即被潛抑。依潛意識願望不被接受程度的不同，它們會找到不同型態的道路來浮現於表層以獲得滿足，例如白日夢、夢、症狀，以及許多其他變化的形式。

然而，佛洛伊德思考著除了潛抑的夢以外，其他可解釋潛意識幻想的方式。佛洛伊德已放棄以外在的創傷解釋精神官能症的努力，但他仍致力探索決定性的病因。他注意到某些幻想具有普遍性，他逐漸深信幻想乃是精神官能症核心的基石，並且思考到潛意識幻想的神話形式，本質上並非個人化而是種族的記憶（相似於他在〈創造性作家與白日夢〉所提的想法）。在這樣的脈絡，他慎重地考量他所說的“**Urphantasien**”之可能性，指的是原始或原初幻想。但是，經過漫長的時間，佛洛伊德的理論中原初幻想概念已處於邊緣化。

佛洛伊德仍企圖持續探討潛意識的本質和結構，他提出第一個理論，然後再提出其他的理論。但是他始終認為，潛意識

可藉由科學性分析所觸及。因為他視潛意識為「一個結構場域，由於它的組成成分可依某特定的原則予以處理、解構、重構，所以可以再建構」(Laplanche and Pontalis, 1986, 16)。最終，超越了種系發展學（泛種族記憶以神話的形式承襲的理論），他建構出一個理論認為內生的性的發展以及性本能產生的願望和幻想，特別是與伊底帕斯情結相關的，才是潛意識幻想的真實統籌者。所以，他視性慾為推動以白日夢實現願望的驅動力量（後續他亦加入，攻擊慾望）。

起初當時，**潛意識幻想**這名詞本質上等於**本能願望**的心智表徵。然而，當理論由地形學理論演變至結構理論，對於潛意識幻想的建構組成的認識亦有所修正。新的觀點認為幻想不僅只是原初的願望，亦包含因抗拒它而產生的防衛。

Jacob Arlow 是將佛洛伊德晚期思考做最詳盡闡述的分析師之一。就 Arlow 而言，意識到潛意識之間的白日夢是一個連續體，所有的幻想皆顯示自我統整功能的強烈影響。因此，所有的幻想或多或少整合了驅力、防衛、超我導向和現實的考量。在 Arlow 的觀點，每一個個體只是將少數的幼兒願望，組織發展成為一系列的幻想層級。在相繼的發展階段中，每一個幻想呈現出不同的版本。幻想的最後版本，則是反映出個體的認同感。大多數的北美自體心理學家不再認為潛意識幻想是與驅力共存的；相反的，他們將潛意識幻想視之與潛意識衝突等同。（理論上的變遷必使技巧的理論有所變更。精神分析的理論不再是致力於將潛意識呈現於意識；而是去分析防衛，並解析潛意識衝突的成分。）

但是，幻想的精神分析觀點在不同的地區和不同的理論家各有不同的見解，佛洛伊德學派和克萊恩學派即為主要不同的觀點。克萊恩學派的精神分析師認為個體先天具有潛意

識幻想，並區辨意識幻想（*fantasy* 以 *f* 開頭）和潛意識幻想（*phantasy* 以 *ph* 開頭）之間的不同。潛意識幻想被視為潛意識心智歷程的主要內容，本質上與驅力是並存的。相較於克萊恩學派，佛洛伊德學派則主張幻想取決於辨別幻想與現實的能力，是被建構的而非天生具有的，利用經驗而生成，聯結於現實事件的記憶，這些可能會經由願望的思維對知覺上的影響而被扭曲。（但是分析師常常是跨兩派的；例如 Harry Trosman 區別內生的幻想和個人獨特經驗產生的幻想。）克萊恩學派，相較於佛洛伊德學派，則認為在嬰兒最早期的生活中，即有幻想的存在，而且它們的本質是與人際關係的表徵有所關聯（內化的客體關係）。

在此我先擱置許多理論學家的卓越貢獻，包含佛洛伊德學派、克萊恩學派、自體心理學家、客體關係理論學家和拉岡學派，但這些在後續的章節會被提及。事實上，我們是非常地幸運可閱讀到 10 位學者對幻想在精神分析理論和運用精神分析學的反覆論述。每一位學者，運用他或她本身所採取的方式，傳達我們從 1908 年至今思維的轉換，完成了不起的成果。

Marcos Aguinis 是位大師級的作家，以極富有吸引力的方式展開我們對佛洛伊德文本的探索。他讓我們對於佛洛伊德在其出版商——Hugo Heller（他是一位書商，同時也是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的會員。）的房間內講述他那篇論文，有了鮮明的印象；同時我們也感受到在那聚會中興奮的氣氛。Aguinis 告訴我們，那篇論文「主題在人物與活動間來回」，也就是在作家與白日夢之間。他追溯佛洛伊德所描繪的創作作家與遊戲中的兒童之間的平行關係。最重要的是，Aguinis 闡述佛洛伊德賦予幻想多麼「**實質的重要性**」，以及他如何建構病態和夢兩者與幻想之間的關係。Aguinis 也追溯出有關幻想的歷史，

從佛洛伊德早期對白日夢的看法直到現今我們的概念。他強調幻想與記憶、幻想與現實，乃是重要的議題。**Aguinis** 不僅區分精神現實與外在現實間不同，同時亦將外在現實劃分為物質現實和歷史現實。他分辨出以性本能和伊底帕斯情結勝過個人經驗的性幻想，和以個人經驗為主的嬰兒性理論。同時，他也指出三種形式的幻想：意識的、潛意識的和原初的。

Aguinis 繼續重申佛洛伊德對作家神奇創作的理解。**Aguinis** 觀察到佛洛伊德以熱情的口氣為其文章收尾，主張理解創造力和幻想可帶領我們到「一個新的、有趣的、複雜的探索領域」（文本第 153 頁）。**Aguinis** 指出，事實上，「從精神分析工作坊所匯集的過多資料是如何地湧向」應用式分析的主題。但是，這樣的熱誠會導致某種程度的錯誤。隨之而來的批評即是，早期精神分析企圖對藝術家撰寫個案歷史，因缺乏主角本身的自由聯想、他的移情和阻抗，而且驗證僅可能經由活生生的個體，以致終究是有限的。**Aguinis** 認為應用式分析的當代目標，是要豐富對於文學的批評，「並不是做心理的描繪，而是理解文學的作品。」

Harry Trosman 提出具說服性的教學文章。依據佛洛伊德對創造力的思維，他將佛洛伊德的作品置於歷史的脈絡中，並將此篇文章視為佛洛伊德早期對 **Wilhelm Jensen** 的小說 *Gradiva* 之研究的延伸。**Trosman** 指出，對於創造力的一連串分析式調查，可標的為三個主要領域：(1) 文學作品的探討可被視為傳記研究的線索；(2) 文學作品的分析；以及 (3) 創造力來源的研究。**Trosman** 將「創造性作家與白日夢」視為第三類別的例子。佛洛伊德的文章雖不能解開創造力的謎（或許任何其他人也無法），他指出幻想是創造力的核心。**Trosman** 認為佛洛伊德的文章也帶領我們，朝向深思「愉悅經

驗是如何被經歷」的方向。他提出重要的論述就是，創作中的愉悅是存在於自我，而不只是驅力的表現。

就如同 **Trosman** 所言，佛洛伊德已建構幻想與創造力間的關係，持續地聯結白日夢與兒童遊戲間的關係。然而，佛洛伊德非常早期的作品，較多著重於白日夢，導引我們探索潛意識幻想。後續的觀點則較充分地分辨白日夢與較原始幻想之間的差異。白日夢是指「具有強烈的防衛特性，允許英雄強韌氣概、愉悅的滿足及羅曼蒂克浪漫思想，以解脫較原始形式〔的幻想〕」。較古早或原始的幻想則包括「普遍存在的潛意識幻想」、和與個人經驗相關的「特別的或個人化的幻想」。這些原始幻想具有非常強烈引發焦慮和罪惡感的特質，足以解釋為何要壓抑。因為是佛洛伊德的早期著作，這些潛意識幻想的本質並沒有被揭露和探討。

Harold P. Blum 視「作家和白日夢」是「將精神分析運用於文化的代表作」，乃因佛洛伊德對神話和願望幻想間關係的獨特洞見。但是，**Blum** 的獨創見解在於強調意識的幻想，並且論述它的許多面貌以及它與潛意識幻想之間關係。**Blum** 著作的最主要貢獻是，以個案報告指出一個重複、刻板和持續的白日夢，對他的病人的人格具有組織與形成的影響，與潛意識幻想所帶來的衝擊是截然不同的。這是一個重要的觀點，它挑戰傳統觀點認為白日夢僅提供替代性的滿足。

José A. Infante 提到，佛洛伊德總結他的論文「創造性作家與白日夢」時宣稱我們開始新的探索。**Infante** 發覺，探索「幻想在心智現象的一般性角色和在藝術家創作的獨特角色」，事實上已經進展地很快速。他接著提出許多會議對幻想主題的眾多且豐富的回顧，是他認為最重要的，尤其是 1963 年在斯德哥爾摩 IPA 會議的報告（出版於 1964 年的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期刊)，1978 年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圓桌會議（出版於同年的 *Revista de Psicoanálisis* 期刊），1989 年 Hayman 對佛洛伊德和克萊恩的「爭議討論會」（*Controversial Discussions*）的論述，以及於 1990 年美國精神分析學會的一個小型會議。

Infante 主要專注於佛洛伊德學派和克萊恩學派對幻想建構方式的不同。他綜述，當佛洛伊德視幻想為侷限於某一範疇，但是，克萊恩學派卻視幻想為所有高功能心智活動的基質。就佛洛伊德而言，幻想提供受挫願望的想像性滿足；但就克萊恩而言，幻想是潛意識心智活動的原始內容，是本能的心智表徵。**Infante** 引用 **Willy Baranger** 的話去論述，就某些克萊恩學派的學者而言，潛意識幻想的意念等同於潛意識本身。他亦引用其他理論以協助我們對幻想的瞭解，例如，二位 **Shane** 關於總體的幻想（*global fantasy*）的概念。他傾向稱之為「命運的幻想（*phantasies of fate*）」，並且認為非常接近分析歷程。我們深深感激 **Infante** 對不同理論有關幻想的論述之精闢闡述和洞察性的整合。

另外，**Infante** 也重述幻想在藝術創作的角色。我僅從眾多論述中引出一些議題。他舉出，**Hanna Segal** 認為藝術的衝動「與克萊恩學派的憂鬱位置（*depressive position*）有特殊的關係，需要去修復內在世界的摧毀或恢復失落的客體。」（這觀念在現今是非常盛行的。）**Infante** 同意幻想在許多方面就如同作夢一樣，「常代表被潛抑願望的實現，或者試圖疏通創傷或哀悼的情境，以及某時候成為訊息的傳遞。」

Joseph Sandler 和 **Anne-Marie Sandler** 是當代佛洛伊德理論的提倡者，評論佛洛伊德的文章是件「卓越的作品」。他們從佛洛伊德文章對有意識的幻想之註解著手，說明佛洛伊德如

何建構有意識的白日夢和夜間夢之間的關係，將潛抑的潛意識願望帶入理論的場域。他們提出重要的論述即是，「『潛意識幻想』並不是簡單概念，同時我們需要提醒我們自己的是，精神分析所論述的**潛意識**這名詞」就如同 Abrams 所指出的，可視為「字典編輯者的惡夢（lexicographer's nightmare）」¹。二位 Sandler 繼續闡釋佛洛伊德的地形學模式，認為該模式可補足結構理論所無法提供的優點。如同安娜佛洛伊德（但是不同於 Jacob Arlow 和 Charles Brenner），他們並不認為要在地形學理論和結構理論兩者選擇其中一個，卻可利用兩者的論點。地形學理論對於「現行潛意識」（present unconscious）的描述是必需的。現行潛意識包含的幻想——即使是過去潛意識的衍生物——強調由現行事件所引發的衝動和幻想，必須藉由「現在的這個人」去處理。Sandler 同時強調，我們目前對於幻想動機之瞭解，已擴大到包括自戀的調適和安全感的獲得——而非僅是本能的滿足。

Sandler 揭露他們對有關作家和讀者心理學的瞭解。他們認為創造力並非僅是自我功能中退行的產物，也是「現行潛意識和意識間的監督，在有節制地放鬆」。促使藝術家創作的幻想，是來自位於現行潛意識的潛意識幻想。

在 Sandler 的觀點，透過作家本身對原發認同（primary identification）的能力，以及來回於自我與他人間的界限，作家可以同時「投射和認同於他自己本身和客體，並且去經驗他們之間的關係，就如同他的著作所呈現的。」依據 Sandler 的觀點，如此可允許「讀者去解構（至少部分地）存在於作家作品背後的潛意識幻想。」讀者欣賞作家所使用的原發認同並獲得樂趣。

Ronald Britton 將幻想分成兩類：始終存在於潛意識的潛

意識幻想，以及後續才被潛抑的滿足願望式的幻想。他對佛洛伊德 1908 年文章的評論是，由於佛洛伊德過度強調滿足願望的形式，以至於沒有去分辨「有些杜撰的功能是尋求真相，其他杜撰是規避真相」。就 **Melanie Klein** 的觀點，**Britton** 建構出相當有趣的論點，指出 **Klein** 認為在她心中她只不過是在佛洛伊德的作品上發揮，因此她所擴大的幻想概念是不致有爭議的。她視她自己將佛洛伊德早期的伙伴 **Ferenczi** 和 **Abraham** 的概念予以統整；而這兩位學者曾是克萊恩的分析師和老師。就 **Ferenczi** 而言，「嬰兒對世界的知覺方式就如同是對他身體部分的認同，承襲象徵的重要性。」然而，**Abraham** 則指出口腔期的發展充斥著食人族的幻想。這兩個觀點皆隱含，幻想是本能地存在於最早期生活經驗中。克萊恩認為遊戲本身即是潛意識幻想的分支，並不是如同佛洛伊德所認為的，幻想的產生是來自於遊戲的內化。

Britton 提出對克萊恩的思考的卓越綜述，以及 **Bion** 和 **Segal** 所做的修改。依據他對所有這些理論家和 **Winnicott** 的深入瞭解，來論述他個人對想像和文學的見解，特別是逃避現實（**escapism**，關於滿足願望的故事）和嚴謹的文學創作（關於潛意識的心理真實）之間的差異。

Janine Chasseguet-Smirgel 藉由她的原創論述，有關自戀在發展過程中的角色，來加深我們對創作力的瞭解。她認為某些潛意識的幻想「起初即是相聯結於身體感官而非依附於語言和視覺表徵」。她稱這些現象為「幻想的原初脈絡（**primary matrices of phantasies**）」。滿足的經驗是相聯結於內化好客體的意念，而缺乏滿足的經驗則是與迫害客體的存在有關。就 **Chasseguet-Smirgel** 而言，如同 **Melanie Klein**，潛意識含括客體關係。心理活動指的是一組關於不同客體間關係

的幻想。白日夢與幻想脈絡的不同，引導 Chasseguet-Smirgel 發現到，如果僅是單獨使用白日夢於藝術，結果將是二流作品（**second-rate product**）。真正的藝術創作，必須能與潛意識最原始的層次溝通。為了使她的論述更為清楚，她轉而去評鑑抽象（幾何）畫，其中偉大的畫作提供與幻想的原初脈絡重聚。

Chasseguet-Smirgel 的出發點是佛洛伊德在 1908 年的精闢觀察：「我們不可能完全放棄任何事物；我們僅能以一事物換另一事物。」來討論自戀在發展過程所扮演的角色。這個概念，是他有關自我理想（**ego ideal**）的直接論述，自我理想這個心理機制，則被視為原始自戀典範的替代，並且承襲那個自戀。Chasseguet-Smirgel 對於協助我們去理解理想自我和認同歷程，具有卓越貢獻，她區辨達成個人理想自我的捷徑（倒錯的）——與母親融合，以及長期路徑是「引導個體進入伊底帕斯情結和性器官」。就她而言，倒錯的產物造成一種非真實（**falsehood**）的型態（雖然她非常謹慎地說，有些倒錯的人可以創作出真實的藝術），而長期路徑會產生較真正的（**authentic**）藝術作品。矛盾的是，一個「非真實的」創作可產生某種魅力，而真正的作品卻是很少如此。此處，她對真正創作力之理解，是非常相近於 Britton 在其章節所論述的觀點。

本書中一些的作者皆提及 Bion 理論，幸好 Elizabeth T. de Bianchedi 依循佛洛伊德、克萊恩至 Bion 的理論發展脈絡來論述。就如同她所指出的，Bion 認為思考是「有問題要解決」。問題本身是來自於挫折與先入之見（**preconception**）的搭配，或者是我們也可以稱之為負面理解（**negative realization**）。在 Bion 的架構，逃避挫折會引發幻覺，然而忍受挫